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父軒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_臣李如筠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康儀鈞

校對官監丞_臣張曾炳

膳錄舉人_臣史賡榮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四

宋 林光朝 撰

策問

策問一十八首

問先秦古書多出於七十子凌夷斷缺之後其積之也
如泥沙而其閤然如墻壁浩然如煙海太史公歆向父
子揚雄班固賈逵許叔重之徒從而斟酌去取之今之
所謂先秦古書其句讀脈絡偶或易曉豈為蘭臺東觀

削去其所不合者而約之於一時述作之間乎世之人
謂孟子長於詩書孟子誦詩至雲漢讀書至武成盖有
不由繩墨見聞而得之此孟子所以為知言之要也漢
儒之於章句或泥而不通則必至於更定古語以此為
釋然無所疑也近世公論多出於韓愈氏而柳宗元在
當時亦為不妄許人者退之嘗讀儀禮讀荀子墨子鵠
冠子且為之折衷其指畫當否何如也子厚嘗辨列子
文中子鬼谷子亢倉子晏子春秋又有非國語多至六

十餘條以國語為宏深傑異而所可疑者止於是然於
鵠冠子則以為鄙賤不足道退之似不然也退之於四
稽五至之說蓋嗜之為不已也又所謂一壺千金三讀
而悲之其於同異何取也今學者於韓柳蓋有所欣慕
焉當合是數書而較其所評覈是謂友當世為未足而
尚論古之人也

問仲尼繡經十二藏之於周司馬遷網羅百代作成一
家之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吾夫子之好古其亦終身

焉耳子長未死未嘗一日忘此作也然六經所傳其或訛缺史記纔出便非全書以是知簡編裒綴出於歷年之多而文字散逸是惟一日之頃此蘭臺東觀所以牢守而固藏之如是其汲汲也今天下於投戈息馬之日更新冊府圖史之集比隆近代其於論次編牘刪修章句蓋亦重於其所擇者秘書之有監有貳有丞即正字之別麒麟天祿實在未央劉向揚雄校讐於其中至其後則有校書之目魏晉以還更革不同而近代為備監

貳丞即正字所以分綜羣書是必互有所述可以專門名家若劉向揚雄者如北堂鈔如辨訛如考正周隋二代之事如損益開元以後秘閣所用之儀又如奇篇秘籍有可以傳後者又如作為感遇詩三十八章可以一變江左之餘習者比者英髦輩出若滋蘭植蕙則發之為書當遠邁前作諸君幸取近代所嘗見之書可以比方劉向揚雄者使後之人視今之盛猶今之視古也問蒼頡作字得之於鳥跡所以發鬼神之秘探天地之

蘊也自蒼頡而下字體數變其所可識者大小篆及隸書一二家耳其後有藁書楷書垂露飛白又其最後有八分書古今事物智者作之巧者述之歷時甚久智巧日滋及乎天下之人無所用其智巧而後為全且備也周人以六書教國子六書者造字之本也秦之有八體漢之有六體秦漢以來體制雖變而造字之本未嘗或變也班固所載周人六書之義許氏用之而為說文解字此非出於臆度蓋得之於賈逵衛宏揚雄司馬相如

之徒然而六書曰指事曰象形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
若以類求之可易曉也其為轉注則其為說似有所未
安許叔重所作凡十有三萬三千餘字推其條例不知
何者可以為轉注也秦之八體有大篆而闕古文奇字
漢之六體有古文奇字而復闕大篆古文上世所傳奇
字古文之別體也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許
氏微得其舊體然不知秦漢所以損益未嘗兼存之何
也學者有意於六經則訓詁之學不可盡廢欲無惑於

訓詁其於古人造字之本與夫前代所以損益之烏可不旁通之乎

問道之污隆存乎其人文章之高下存乎其時唐虞三代至周而治極矣故其文為獨盛也戰國之詭激魏晉之浮夸南北五季之頽敗彫弱其間號為繼周者易秦而漢易隋而唐漢至武宣之世始議文章唐自元和以後漸復古雅雖賈誼陳子昂之徒一時特起初若有意於發揮古文潤色當代而其風流醞藉亦無傳焉者以

其獨立而未盛故也班固賦西都具述公卿侍從之臣
若司馬相如劉向董仲舒蕭望之之徒皆以文章稱之
至其叙武帝以來則又列仲舒於儒雅而以司馬相如
為文章其言孝宣之世蕭望之則儒術也王褒劉向則
文章也文章儒雅若同然而實異者數子之文猶有可
稽析而論之錙銖輕重如是其審也河東柳子厚論當
世之士謂今之為文希屈宋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
之徒者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唐自元

和之後作者可數屈馬希世之文也學而似之者誰歟
漢晉一代之文無出數子何其得之多歟一時人物宗
元有所避而不言至於後人品藻則無害也國家開造
之初文章未備作者往往仍其故習及歐陽子以古學
為倡而文章始一變矣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皆祖於王
氏又其後蘇氏出焉今之學者不出於二家其是非得
失互有所分也君子之於文也無所苟而已矣必如畫
師之於形瞽工之於聲耳目有所不接則妍媸清濁不

能辨也試求漢唐文人之體製而質以今日之所尚亦足以知諸君為文之大畧

問陳詩以觀民風納賈以知好惡此先王厚風俗之意也文體之變其風俗之所係邪是故讀虞夏之書則有渾渾之氣商書灝灝周書噩噩內外相形虛實相應不可以偽為也戰國尚縱橫其文也巧而善辨西漢尚經術其文也質而有理晉尚清談唐尚辭章而文亦隨之學者之所知也三代以還淳澆樸散其間有可人意者

數代而止耳齊梁魏隋五代之間事以俗變氣卑弱而不伸文浮張而少實君子無取焉信哉文章之係於風俗也主上以光明緝熙之學將與天下共之析科目崇學校所以涵養作成者至矣風俗之變尤所不敢忽也敢問書契以來六經諸子百家傳記之言紛紛藉藉學者將何所依據耶聖人之經初無定制其讀書也不知有易其讀易也不知有詩以至春秋也三禮也其文不相祖述而同出於聖人當以何者為正耶揚雄太玄王

通續經是有意乎六經而作也君子不以為經何耶聖
賢之文雖體制不同大體與六經相為表裏刻玉剪綵
駢花儷葉為耳目觀聽之具此圍碁擊劍之技爾何以
文為騷人之辭幽愁憤悶非若六經之簡且易也識者
謂其與日月爭光何耶仲尼既歿後世之所取信者六
經也同之而未必是異之而未必非同異之間其必有
說也若曰聖賢之學不在於無用之空言則千百載之
下無六經無諸子無百家傳記而能得古聖賢之用心

者又不知其何事也幸詳言之以觀諸君子之所學

問古者以弧矢一事而合之以聲歌登降之節於是乎
賢不肖無所逃矣樸日以消偽日以滋謂弧矢有所不
足尚也乃從而書其道藝書其德行當時安之而無或
異議者道術破裂邪說橫起坐狙邱走稷下朝遊燕壁
暮叩秦關皆先王之時所謂惰游之士也發策決科其
源稍出所以抑夫惰游之習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門也
漢晉隋唐沿革不同而不能一日去之六籍之有訓詁

而他說不能亂及其久也則離析訓詁而投諸箋注三百篇之詩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詞人之賦是以談經者或至於穿鑿能賦者或至於破碎亦其勢然耳科目所以待天下於斯二者不可以偏廢然亦罕能兼通之求相如以經義則踈矣責仲舒以辭章則泥矣并包六藝而以作賦名家惟賈生揚子雲為如是耳明天子鋪張大猷招徠多士合是二者將以網羅所長尚慮有司之或失也比因邇臣之請欲使夫二者如衡石低昂

則無彼重此輕之患矣唐之明經者以上中下為差至進士所尚特詞藻耳今合明經進士而為一科欲以求夫全能者自貞觀以還其亦有通經博古而兼得夫雕琢之藝者凡有幾願詳聞之

問法制密於古而古道未易復此學者所以深求其說而不可得也自六鄉之法壞而賢能之書不復見自五等之議寢而澤宮之射不復聞漢有賢良方正之科而隋有進士之目蓋放諸古法而為是也文帝於十五年

乃得晁錯武帝於元光中乃得公孫弘董仲舒之徒晁
董公孫之對其亦溫溫乎六籍之苗裔也若始元地節
初元建始之際或以旱乾水溢或以日月之眚求民之
瘼訪政之疵故以是舉也為近古而郡國三輔有其人
且于于而至矣進士始於隋大業中而盛於貞觀永徽
之時較數歲為率而處人臣之極者十之二登顯列者
又十之六七然在當時不以通榜為嫌不以奔競為恥
陳子昂走京師多至百軸而迄無一人知之者牛僧孺

一遇韓愈皇甫湜而聲名且十倍矣崔郾持文律而吳武陵欲置杜牧於五人之數王起問所欲於李德裕而得夫盧肇姚鵠者矣武陵何為而昌言之而李德裕且以為公道數百年之前乃有是而無復竊論之者其視結繩之政為如何也我國家蕩滌區宇雕飾人文其於百代取士之法是皆損益而並用之在乾德有三科在景德有六科天聖以還又多至十科此為天子自詔者可謂極一時之選也建隆之初進士科目一仍舊貫歲

中獵取以數十人為率及至太平興國二年以進士第者至百餘人自此或間歲或三歲隸之以甲乙之科而所得者為益廣也今天下夢想賢俊三十年來未聞以賢良方正褒然為舉首者進士一科用之數百歲檢約之具視前代為甚備而道塗之人猶以為增損不止是也負薪之語有可以補國論况通習博識之人乎循漢唐之法而可以望古道其說為何如

問當戰國合離之勢堅甲利兵不如仁義之為足恃也

當諸將紛爭拔劍擊柱之患三尺法不如綿蕞之事為可畏也治天下之具無用之用其用為甚大大哉大學之為用非通達世務明道不計功之人未可與起此議也主上焦勞側席慨然以碩材為念比者邇臣有以大學為請者聞之朝野議論一新大學之作非直欲籠絡後進為仕宦捷塗誇艷一時因循故事而已誠以數年之間雕蟲之技穿鑿之說使人厭聽而喜拒之必有篤志如胡憲者重義如郭元振者不阿其守如何蕃者于

于然而作也敢問有虞夏后氏商人周人或離為上下
為東西或為國中之制以別其四郊辟雍起於漢國子
之學起於晉四門書館之目起於唐歷代制作何其不
同也自離經辨志如是七年謂之小成加之二年強立
而不反則謂之大成或離析三傳而以儀禮為專經或
三分經傳而兼通老聃孟子之書其肄業作成又何其
不同也祭酒司業以開獎誘掖為事必以宗工宿德學
不畔於聖人者處之然後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

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凡此數條大學之道也其詳可得而聞乎併與諸君商榷之問封建井田古良法也古者封建以十制一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五十里之國者聽命於七十里七十里之國者聽命於百里百里之國者又聽命於天子故天子得以運動天下於掌握間三代之所以長且久也古者井田以十養一王畿之田

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三分損一而為林麓城郭之屬
則為夫地者六百萬田有肥磽又通之以再易為率則
為夫地者三百萬每一夫之地下農夫食五人則王畿
之內一千五百萬人可以仰哺矣推而九州可知也成
周以九州之籍不過千三百萬四千有奇是地十而民
一三代所以無溝壑之民也世之論封建者以周官之
地求之王制多寡不同則歸於周公之損益然齊魯以
公侯之國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此可疑也論井田者

以小司徒之九夫至四縣之都以較匠人之九夫達百里之同詳畧不同則旁加其里古人必有一定之制遽以紙上語而加損之又可疑也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商人承之并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人承之離為一千八百國一并一離勢必甚擾而聖人為之何耶公邑必為井田一同而溝洫澮有三鄉遂必為溝洫萬夫而遂溝洫澮川有五地廣而通水利者少地狹而通水利者多何耶公無附庸以五百里之地極矣魯以侯爵而

加上公乃有附庸之等何耶家百畝者取十畝之征十一之法也而公田百畝八家征之而有餘槩謂之十一何耶後世廢封建而郡縣有其利於國耶壞井田而阡陌或有便於民耶數千年來不復見繩繩井井之天下者秦固失之漢亦未為得漢人去三代未遠改秦之轍則封建井田何為而不復

問三代所以取民者有其度所以養民者有其具而其於輕重歛散也有其數三代之陳迹尚或可尋而秦漢

以來偶失之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以三十年通之則有九年之積國有九年之積則旱乾水溢之患非所患也以禹貢考之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程三百里納秸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古人積粟新陳相因可以為九年之食者其法在是也魯人一歲無麥苗則將告糴於他邦矣是魯之為國且無兼歲之儲也更戰國強秦而先王之法破蕩無幾漢興至文帝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或未備及至數十年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

可食是積粟之法果為無得於古也常平之法用之於
宣帝帝之用其說而敬其人甚至爵之以通侯此其為
法也雖不見於三代之前而先王之美意在是耳周人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薄征緩刑弛力乃其最先
者故年飢用不足其取民也不過什一而又荒政行乎
其間此正後之人所以汲汲於平糴之意也常平行之
於漢歷晉宋而下用之義倉一事用之於開皇其後戴
胄嘗主是說自王公達於庶人以田萊多寡歛之有差

是其為法也不徒爾蓋憂民也為甚深而其用法也為甚備仰惟主上以焦勞惻怛之意而寓之於丁寧告戒之間郡國之遠持節而發廩且至無虛月也先王之成法百世用之而至此為嚴且密然一歲不登民有飢色則法之本意容或有未盡者乎試考之近代貞觀二年始聽立義倉十有三年而常平之法出開元之初其事又為甚詳荆揚襄夔綿益蜀漢並以常平積粟而源源不絕如是也然二者久之則不能無弊每於三歲或以

陳粟輸之京輦似非義倉本意也又於天寶以後常平之法壞因循不舉者垂三十年乃至閱竹木茶漆以益其所售之數則常平之法徒法耳唐人積粟之數尚或可考義倉為最常平次之以國朝熙寧之間較數歲以為常則贏縮彷彿可知也今天下視前代之法其增損有幾苟為未盡則救弊之方其說焉出

問班固嘗言九土之風俗以其民之剛柔緩急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以其好惡取舍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

是故風止於一方一國而俗常成於天下堯舜之民比
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若非有水土風氣之異曹
奢魏褊桑間濮上之淫蕩不節又若有不可易之俗何
也秦民借鋤取帚天下之俗一敗無遺然幽都鄴鎬先
王之遺風至漢猶在而故老所言黃帝堯舜之處其風
教固殊焉豈其有聖人之澤則百世之下雖橫民暴政
不得而遽變之也河內商之舊都既變唐叔之風而其
俗侵奪薄恩則有紂之遺化何也潁川南陽本夏禹之

國夏人之忠固不勝申韓刻害之餘烈而黃韓繼為太
守則教化盛行民以篤厚衛康叔之德乃不若所謂黃
韓者何也魯人之俗好禮義以為周公孔子之澤以其
訾毀巧詆之失亦豈無出於周公孔子者耶齊人之俗
好經術以為太公之遺風而其多詐不情又豈無出於
太公者耶不然所謂風俗之本其說果安在

問黃帝以無為而百勝堯舜不戰而屈人兵三王之治
天下也有甲兵之備而無戰鬪之患此春秋戰國以來

所為戎首之談者往往以是為藉口也兵法論次凡十有三篇文約而用周緒遠而意詣正如老氏所可誦者特五千言耳然而寬衣博帶以儒名者其於兵家一卷之書有昧昧然終其身而不知之也雖有所不必知至於仁義節制施之一國而達之天下者惡得為無益於知乎周人寓兵於農而有六鄉六遂與夫諸侯井牧之法溝洫田萊或不同而衆內較之列國又或異其於寓兵多寡何如也齊之內政裂其國而為三軍約以司馬

穰苴之法是其長短各有所合而管子謂吾如是可以
速得意於天下又何也後周隋唐以來府兵一事為甚
密未幾一變而為彍騎下至五代又一變而為點面涅
手之制府兵之法壞且將數百年而不可復法之多變
其利害相去又如何也且夫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日
所以謹邊鑰飭軍政有得夫五帝三王以天下為度而
不如是汲汲焉者帷幄之籌樽俎之畫非所敢知所可
知者惟竿牘已陳之迹耳試道其所以然者勿謂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

問由漢以來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削其不合者定之為三十五家今三十五家所可枚數者凡有幾也世俗以握機之法傳之黃帝即所謂邱井之象四面八鄉是也諸葛武侯取之於沙上八陣乃其事耳近世以其一為營法而五者為方圓曲直銳之形是又孔明舊法也兵之變化也烏可已而乃出於一本則坂泉之師涿鹿之戰雖相去數千百年之遠而猶對面語也國家於

多事之日將以汲汲夫腹心干城者隸之以博士課之以兵法又從而反覆評覈以極其所未至者豈謂詩書禮樂在元帥為不可後雅歌投壺於軍旅為不可闕呂蒙所學者有如是則固當刮眼視之耳觀之兵法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以虛實之義引而伸之為千章萬句不出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也孫武欲以正合以奇勝而吳起所用之法多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求之三者其於輕重低昂之際為如何子房得圯上一卷

之書謂讀之乃太公兵法也六韜自為一書而三畧似非出於太公者周之司馬則太公之遺也或謂穰苴為司馬之官於是稱司馬穰苴至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為書數十篇今所傳者惟古司馬法又非穰苴所述不知為何書也諸家兵法惟伍法為最善尉繚子有束伍之令其於他書是果出一轍乎李衛公平突厥以奇兵而欲以正兵伐高麗且又謂孔明七擒七縱乃為正兵非奇也七擒七縱而不謂之奇兵則是

未易曉也如是數者必得夫馬援荀彧而與之議則庶乎無惑矣

問岐伯問答而千萬人用之黃石公一卷之書而百戰勝負不出於此豈為古今一轍人事不相遠耶第五琦謁帝於涇原因謂當今所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以江淮為藪澤其後拏兵數十年而飛輓不少絀者所恃江淮財力有以當之耳吳蜀相為唇齒而夷陵荊襄上流之勢雖分而實合也兩國併力何時不出師

而未嘗以用度不足為意安史之亂歷數年乃定而吐蕃回紇黨項雲南且無虛歲自至德以還置朔方於度外者殆三十年許蔡定襄已非吾土調兵日急供費日多常賦不足而促限別配之名出矣吳蜀在當時未聞有以取於人而紛紜如是也唐自九節度之兵攻安慶緒未即滅而史思明有收合餘燼之意代宗自陝郿有所懲艾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師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旅以支北敵在當時朝夕之畫唯兵食一事

為不少去也第五琦嘗以榷鹽佐軍興而人不益賦及
劉晏代之法益密晏之死其法久不振李巽才及用事
便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第五琦為長於計至於晏
密矣巽又密於晏利無遺入則民力單虛又何當時稱
之為長才無或異辭者吳有周瑜魯肅呂蒙陸遜蜀有
諸葛孔明是皆一方雋才也曾不聞以笏畫邊計而有
當饋不足之意又何也自天寶以還兵籍民版較之吳
蜀全壤增損為幾何今天下合吳蜀唇齒之勢而涇隴

伊洛吳蜀不得而有我且兼而有之昨者淮泗之役自
交綏以至旋旆而歛不及民以今準古當取夫人事不
相遠者所謂米粟非不多兵革非不利也其策又安出
問祥暑而陰生沍寒而陽復此天地萬物每見於消息
往來之際也黃初鼎盛而聞代北窮眇乃有拓拔氏者
郭欽江統始為典午氏數千年之謀而劉元海颯焉已
至矣元海未出倚嘯洛下者王夷甫為早得之東連齊
地西瞰龍山燕趙之墟韓魏之郊是皆吾之故物而晉

人不得已且至等棄之夫河濟天下之要地曹公之基
局在是也陳留用武之國四通八達之塗而袁氏在所
必爭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如喉衿相屬不可解
去此說不獨石勒為知之殷函四塞之阻姚泓已失之
而赫連勃勃又偃然不可制矣今天下要領有如是四
者膠西之役兗渠滅沒則北海東萊旋見響應吾宿兵
於上蔡臨汝而游兵於唐鄧則開封無假息之日矣昔
人欲以輕兵五千自斜谷走關中是為倖偶一中者吾

已定鼎於郊廓且將飲馬於汧陽則關中何恃而不恐也河南全壤在吾目中則推鋒越河又不可後也然聞之道塗曰敵欲挈白溝以南歸之職方者使者叩塞而封人辭焉果不折一戟不遺一鏃而前所謂四者不可以盡得之耶是特未定也耶石勒畏祖逖乃至兩通好其或至於是耶袁譚欲併力於魏而為是不得已之舉耶劉備恐曹公至漢中而遽與吳平無乃有所忌而然耶至於兩階之舞非所以來遠人而遠人格事有所不

知然而然耶軍戎萬里有數之如一二者又不能無待於儒生也

問古之人不以巡狩為憚煩謂其徒御簡少而供頓之易足也後世視巡狩一事為勞民殫財之舉是以有觀風之使漢以繡衣察郡國至東都則以御史督軍唐之署諸使大約皆漢制也貞觀初遣使者十有三人其後又為十道使又其後有按察採訪之目又其後有度支營田勸農黜陟常平轉運之號若鹽鐵則自第五琦始

若節度則自賀拔延嗣始若宣諭太原而劉撻如兵之
在其頸則宣諭又託始乎此矣今天子發德音下明詔
以兩淮靡定形於宵旰遂輟論思之彥以紓憂顧之懷
此為盛德事也然田萊尚荒戶口初復城築不可廢轉
輸不可省是必勞來還定之策如昔人所謂五術八計
三科四賦六德五要者乎凡欲求民瘼要在持節一出
而不獨漢以來為如是在古人則有之鹿鳴之雅不過
以十數而四牡則勞使臣之來也皇皇者華則君遣使

臣也宣王中興而又有鳴雁哀矜之使有四牡皇皇者
華之詩而又有采薇出車杖杜之什此內外之治又安
得有偏而不起之處也今輜軒一動且送之以禮樂而
天語諄諄以周爰咨諏為意豈欲其田萊日闢戶口日
滋城築不告勞轉輸有以繼乎昔者叔孫穆子聘於晉
嘗謂百之行人曰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
為詢今之有是行也則於穆子之言又在次第先後而
用之耳此為當世之務而吾徒必有通其說者幸併言

之

問武王其於下車也而式商容之閭晉文公以區區伐國為意而戒之無入僖負羈之室武王以公心待天下而重耳為是剪剪不足道者此王霸之所以較然為易見耳由北海膠西則為齊魯之鄉由新蔡臨汝則為陳鄭之墟由武當而泝伊洛由秦隴而指關輔是皆中州故壤衣冠爵里之所自來也昨者兵車之役日闢國百里未暇橐弓而旌旗束帛且將旁午四出矣豈為絃歌

之俗乃雜於侏僂冠帶之民乃淪於左社是必有孤憤
長歎逃名竄伏不以嗟來一飽而易吾之終身者如李
謚鄭修未嘗有一日自售之意夸視詔書謂何足以此
勞國士也張文詡嘗歎老且至矣而修名不自立其於
間闕百戰之日而不屑不潔者又豈能無所聞於世乎
或者謂新都未焚薛方於是危行而言遜逢萌又所謂
見幾而作者周黨且託疾不出戶王霸至於褫冠帶謝
交官及乎區宇再平天子側席有以見求賢如不及之

意又何薛方逢萌聘而不肖至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
異時故人如嚴子陵者且或如是以今準古鶴書所出
是果有翻然而來者乎是特未定乎

問舜至鄧之墟而有十萬家太王邑於岐山之下而從
之者如歸市帝王之興有以感人悟物者其來填填其
至翩翩初不待約束期會而然耳無事之日四民襍出
如鳬鴈之去來不知法之為便政之為謚刑之為靖禁
令品式之為疏通不擾也及夫更赤眉之後則有謳吟

思漢者又更范陽之變則知唐之德在人心者猶或未
忘也一覩司隸喜見顏色一見官軍歡呼不已人固有
是心誰獨無是心哉無是心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且
將何所託也兵車之會壺漿畢來今大道之行與之更
始是宜攜持負戴不絕於塗也宣王之事寫之聲詩鴻
鴈一詩為流民而發也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
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或相繼王浚視他人之
依我者而不善存撫未幾復去之比者方面之臣以是

為請兩淮荆襄其所以還定安集者當如鴻鴈之役得
劉琨王浚而德意且不下布況所謂悠悠者乎不知漢
晉以來在兩淮荆襄以循良目者其於招懷存撫之術
可用於今日者凡有幾端也

艾軒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五

宋 林光朝 撰

記類

郭氏旌表門閭記

一人以孝聞而天子喟然為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以褒勸旌異之莆之東北隅惟林氏為故家雙闕今無恙南北當衝道由是出凡至必立馬停輶而後去三百年來有郭君孝子視昔人為無慚色者先生貌古心不雜

所視惟尋丈口不論時事聞他人之過則掩耳而去以是豪雋愚暗駭復辨佞雜然人品何所不有與之處或累刻積日彌月竟歲或邂逅一轉臂許是必以處仁為古之人古之人先生蚤時游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餘客錢塘聞母夫人之喪徒跣走二千里每一哭輒嘔血家貧甚無百錢僦石之儲及治葬雖故人有所饋不肖受聚土為墳而廬之於其旁瑩兆廣袤不出三數丈有甘露降赫日當中則霏霏來下晶明膏潤土脈欲動乃

如異時所聞者余於是弔先生於廬下先生杖而起且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是欺吾子是歲郡國白之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綽楔門左累土高尋有四尺堊以白而丹其旁角此故事也前代帝王法應復孝友之家璽書具存則聽復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所以遺其後者雖帶礪不足尚也先生六試於禮部以右迪功郎補潯州司法叅軍秩滿再調德慶府錄事叅軍昔者元德秀六十不知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委禽焉者其

在他日足跡可數不必道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嘗焚香適取之販婦已而棄去曰此但與瓦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生蹢蹢然衣巾如寫水旦日評其夢有童僕自外來猝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夢之無從也汲直萬石君父子楚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所以自處也瑟焉如玉鏗焉如金又如冰寒火焦不必以語人先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後議論乃定也隆興更元新作門閭彥莘於先生為族子屬某書其事筆不

下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此為先生之閤我不出戶而昔至
也時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五芝亭記

紹興二十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人之
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飲是日也
飛觴臺之東南隅有異產如嬰兒之拳者凡以五酒數
行客起而環觀之時有通人洽識者矍然曰佳哉是所

謂煌煌芝英也吾往時嘗游大梁見於華原鄭公之第
殆猶今所見也越旬日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
或數寸輪囷秀出不可名像欲翔而止欲躍而留有如
環者有如臂者如蟾蜍萬年而角者公由是私自異之
乃為壇聚黃冠祝之三日遠近相攜而觀者蓋如堵墻
焉公之治莆也訟平而禁約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百
物順也雨暘之禱晷刻輒應自春徂夏麥隴大熟黍穗
十倍陳穀未散而新穀已升三十年來視今為樂歲也

莆人父兄相與言曰吾為兒童既壯且老矣聞某地朱
草生某郡之山出器車某歲天馬來景雲集寶鼎現當
其時居人日食四鬴東阡西陌相去纔百步是必正衣
冠束帶而後往也今天下罷兵十年官賦以饒民齒以
蕃慈祥之氣日以淪洽靈芝五莖產於公侯之圃歷歷
如曩時所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願公為福於天
下而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謠曲為公賀者芝
初生其色如塗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渥丹復一變隱然

而紫暈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黃中之色也公乃以五芝名斯亭而命州民林某為之記時六月丙午朔也

豐登樓記

諸邑豐登絕少公事不識此語是處流布游洋為旁縣縣治之南有板橋實作於元祐中於是橋壞從而復作即其最上結為重屋而以是大書之此何以書以喜故書之昨者歲且饑今者五穀俱熟為有年以喜故書之隆興二年自三月不雨至於秋八月二浙以水滯告而

閩人苦旱天子為之損膳弛樂焉左文林郎三山陸楠
適治是邑以為舞雩者吁嗟而求雨也昔人嘗用之乃
走螺峰過百丈一登轉水臺披榛刺草嫋嫋而來及其
既禱也不張蓋不麾箴赤日當空步行八十里忽然雲
起膚寸即合而甘澍通夕焉以邦人父兄之所為喜當
有以寓其喜者是邑也日者為州治我來白馬倚杖太
息西林八月便索夾衣或者謂仙掌一帶如湘潭其牽
映數處如雁宕道出平林當趁晚風須猿吟乃去耳以

五十之年一至樂郊件件為可數及同登是樓也若憑
虛遠游谿雲谷月乃在杖履百尺之下春而省耕民有
餘力秋而省歛家有餘粟則長官日一登樓為無慙色
石所何山麥斜何許且將負耒耜而問涂焉

序類

圖經序

子長多愛愛奇也退之愛奇如司馬子長嘗過曲江借
圖經於張史君足跡所及不為徒然者况四海曲江至

是百年矣開元人物或可以想象而得之乃知探禹穴
闕九疑過齊魯以觀諸生習禮之處不獨子長為如是
耳甫之為邦壤地褊迫由蒜嶺而南有為諫大夫者居
漆林以能詩稱福平山下即歐陽四門之廬又十里有
水一帶如寒玉芻牧走卒知有先輩徐君者異時不肖
仕作賦天矯如吳融今斷墻破屋髣髴猶在也太史所
書惟頡陽三數處陂池所自出他書可見者有壺山九
仙山百丈飛鳥溪轉水臺其餘茫昧不可知我生三十

年嘗一日捫藤蘿直至蟹井又嘗走金谿得蒲弄一席
地東望海上遠山出沒又嘗走石門觀九鯉湖髮少齒
落纔得一問津於石所麥斜寒遠無人之處及由銅鼎
矚大飛其秀傑之狀過於他山莆之大畧唯是耳太守
鍾離公以淮海之雋有古昔之聞嘗出河朔涉燕薊所
歷為甚多其於治郡如治劇邑窮日之力為不足以火
繼之公之退然自下非緣斲削每以我為知言者我有
慚色偶一日道人物山川且欲按圖而求之以縣之北

三里有故家為林氏門安綽楔出南郭可五里端明蔡公有舊第熟視雙闕者不覺歛容過蔡公之門或立馬低回不忍去公以南北通途數里中乃得此若求之井邑聚落所得又益多此圖經所由出也前時書未成公屬我叙其大畧不敢辭是書訪之名山酌之故老取之佚人得之殘牒遺編續藁舊志論次先後惟出一手乃為軍學教授長樂陸琰也

泮林討古集序

以沙礫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壤草游塵聚垢合之為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為山海經以釋詁釋言釋訓合之為爾雅以燕代之北汝潁之南車軌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為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為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羈游酒狂橐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為作也子曾子人品為甚

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
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言高帝蕭何此非為偶合
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渭橋請問之語為見幾以賈誼欲
更定諸令法絳灌之屬盡害之以為非必嫉賢也亦誠
駭於其說爾以文帝知亞夫可以為將軍以遺景帝終
之破吳楚則其威斷有所不施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
弘三逆人主之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
非撥煩之器真可為侯王傳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

書見其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為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鬲語也子曾子發字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同年

送徐湘赴大學試序

童稚之年偶然出語輒滿人意此不緣積習而後得之昔者吾過婦氏有出巨軸一詩五十韻并古賦謂此吾族子湘弄筆即得之是時湘裁十五六句險而語諧若

故老所出弱歲與薦送自是浮沉且十年忽別我去游
太學我年三十徒步西去今子之年又過我我不敢竊
仁人之號送子以言子嘗從我游今子夷猶未即去是
豈無所待耶吾將以語爾所知者求所可知而言之所
不知則旦旦求之如不足此吾得之吾友施廷先廷先
得之王信伯春二月晦日林某序

策

召試館職策

虞夏商周所傳者為何道所守者為何法秦灰漢壁時有斷缺而遺文大義盡在此書至於平王而止耳春秋之作始乎隱公蓋自平王而下也是虞夏商周之事推之百世其可知也此吾夫子之本心而鮮有知其說者草茅孤生無所見聞遭遇明時得以一奉玉堂從容之對如臯陶所謂九德周公所謂三宅三俊此為虞夏商周所守之法也衣冠爵里尚有所守之法以遺其後而況三王四代無一法可為經久之用乎有所可守之法

則是法也不徒爾是必有所從來者臯陶周公之書其反覆曲折固亦詳矣獨不曰如之何其知人也即此說以求之則知所從來者堯以是傳之舜若臯陶則見而知之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若周公則見而知之庶言庶獄雜然見於前者是為有司之事惟知人一節有以見人君之心術情偽邪正蓋於此乎分矣是以禹臯陶嘗端拜而議之周公又從而鼓舞發揮之在知人在安民惟知人則民所由安也都俞吁咈多不過數語獨於

此問答窮竟有不能自己者要其所歸謂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古今之情蓋亦不相遠非有九德之行則安能名狀是人之為有德也言偃知有澹臺滅明者龔勝知有龔舍揚雄知有蜀莊之才之令非曰苟知之蓋亦瞭然如數一二爾周公於夏后氏則曰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以是知古之用人亦以虛名為不足貴也謂我所知者誠然乎有是九德之行耑陶所陳九德而夏后氏守之以為知人之準的在是也則知人一事

豈為無法可傳乎三宅三俊古書繁省雖若不同而脉絡則一夏后氏不能易此說商人不能易此說其在文王武王又不能易此說文王武王又不能易此說文王武王之有是心所謂不可忽者其位也曉然可以處此者人也則克知三有宅灼見三有俊亦文王武王之心如是盖有不約而同者由禹至於湯五百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餘歲臯陶之陳謨周公之作立政去之千歲如交一臂者其道同也道之大原聖人得之聖人達

而在上則為帝為王自古以傳道為帝王之事堯曰咨
爾舜舜亦以命禹此發端則見於夫子而纖悉則見於
孟軻之書揚雄苦心極力有以見聖人之蘊且其為說
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揚雄以此一事為達而在
上者故繼之以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謂堯舜
禹湯文武汲汲然相傳以是也匹夫得之此仲尼所以
皇皇乎奔走半天下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惜
哉仲尼之不得如其所欲者亦道之不幸也虞夏商周

數聖人相傳以是舉而措之天下無過無不及因以是
強名之曰中箕子又從而增益其說子思適在末流所
得又愈多以聖人之道如此其中也聖人之心如此其
平且正也以此為知人之具則所知亦至矣虞夏商周
所傳有是道則所守有是法秦漢之法此學不傳而此
道未嘗或熄也其亦無所待乎明天子以剛健之資齊
聖之德所用者寬柔之教宵旰求治於茲八年流俗之
論皆以為責治效似或太速然終未有卓然一說可以

起唐虞三代之治豈不為日力可惜也哉前數歲進言者多引漢宣帝故事宣帝以察為明者此何足法一二年來聞之道塗以為大昕視朝乙夜觀書每慨然欲慕貞觀之事豈為宣帝褊狹苛碎不足以有為也一時可喜莫如貞觀之事然聖學高遠度越前代豈一太宗度長絜大而止耳太宗之規摹蓋有所自來者天下固知其說出於魏鄭公而不知此說又有所自來三王四代之說聚於河汾有王者作而此說乃為有用之說也太

宗知人而善任使盖有本者如是隋之天下若無一人
為可用及貞觀之初乃有不可勝用之人有天下者每
患人才不給於前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君知人而
善任使人樂為之用所以樂為之用者得以盡其所長
故也房玄齡策杖來謁軍門一見如舊此以何術而知
之馬周嘗客於中郎將為之條二十事帝問其所從來
即召之未至使者數輩趣於道太宗得一布衣徒步之
人如未嘗得士者是其知之者亦審矣一時大將如英

衛又皆出於罪亡之餘而相許以氣相忘於煩文末節之間則其知之者又不為不審也矣今明聖在上朝無倖位國無游民雖未能遽如貞觀禮全樂備之舉然而講學光明三王四代之事固已先得之矣今欲混一區宇兼制夷狄是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畧其所短他日知太宗之所長止於是則三王四代不難到也太宗固有意於三王四代之事使其從容於商周之際得其所傳之道而又知其所守之法愚恐高宗成康未能遠過之

也惜乎此學不傳久矣悠悠六合無以此說為已任者
王通之在河汾知之未至者也故其所以設施不過如
此耳太宗可以為三王四代之事而於道術已裂之後
求其說而不得嘗觀宇文士及一涉巧佞太宗即正色
謂之曰或者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今乃信然應
對唯諾而得夫所謂佞者此豈不為治世事耶此貞觀
之所由治也又嘗因士及以一說自解且謂南衙羣臣
面折廷諍天子不得一舉手乃知貞觀之所以治似非

偶然者以太宗之威擅乎八區乃若不勝衣者以太宗之辨周乎萬物乃若不能言者太宗之所自視如是缺然此貞觀之所由治也雖然太宗之所聞不過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耳貞觀之規摹盖自此發之有於宣帝之前上論唐虞之際下及商周之盛則當以為迂濶不可用愚故曰宣帝何足法是當取太宗之所長而畧其所短如太宗之所長止於是則臯陶周公之書有如日月

雜著

幸學詔書記事

臣聞中和之極自古以固存帝王之興以是而相授若黃帝堯舜之盛逮夏后商周以來雖無傳道之名已有執中之說堯嘗以是傳之舜舜謂是道也吾將與天下共之是以有虞氏之上庠下庠蓋欲推是道而達之天下也禹湯文武皆以其所傳者達之天下故夏后氏有東序西序商人有右學左學周人則兼四代之學而用

之人倫以明典禮以行好惡以平習俗以成夫是數者
皆由大學來也國家開造之初藝祖皇帝以峻極之模
生知之性視唐虞三代之事不約而同故未及下車首
幸太學逾月又幸所以破五季之荒梗拆諸藩之牙角
此為王化之本天下之脉不可不早定也二百年來聖
明述作同出一轍太上皇帝於投戈息馬之日躬行酌
獻斯文有光如再開闢皇帝陛下舉縉典於三十年之
後春二月乙亥以大昕鼓衆乃帥羣后合公卿大夫士

之子國之雋秀者設席於前旁逮兩廡命國子祭酒臣
光朝講中庸又以是日幸武學行肅揖之儀於戲盛哉
以父子而處有此懿躅未之前聞也竊觀明詔以崇勸
多士是為不刊之典宜寫之琬琰以風動四方臣茂良
臣彥穎以是白之上前制曰可臣光朝敢拜手稽首退
而紀其事

書餘慶集古賦後

郭孝子義重嘗游錢塘有同里人欲以一牒索逋者云

某留滯客食為一駟者所給欲借一二言於某處先生
甚憐之且敬諾及得來牒所訴為郭姓也先生急令持
去云爾且直彼曲矣吾安敢助予以攻吾同姓之人哉
其人有愧色退而以是語人唐宰相世系所書劉氏曰
彭城曰尉氏曰臨淮曰南陽曰廣平曰丹陽曰南華宰
相十二人是若為一門所出也唯河南苗裔出於大漢
不得與乃知孝子所見不因排布亦天性自爾吾讀是
賦也於吾心有戚戚焉者

讀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畧侵別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金山草堂述事

四兄作屋數椽於金山之下前有一水謂之金谿引水

循除作方池此山發於仙人臺其最上層常有雲氣茫
濛然旁有烏齒石雞冠石又有石室可容十許人登高
臨眺並見海上數山若蓮花之狀草堂當中有一軒榜
之曰靜侯每以酒食散比隣隨鼎分送有八十來鼎此
所謂拒牧人情隨鼎送吾將老於蒲弄山眎金山為隣
舍翁也

艾軒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艾軒集卷六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六

宋 林光朝 撰

啓

除館職謝虞丞相啓

昨蒙恩授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某涉世甚踈
每愧公車之名奏篇何取遽叨冊府之游敢竊榮名自
多慙色惟是四象八卦之出在於參天兩地之初取經
緯以為文合偏傍而成字大者六籍紛然百家得非齊

魯之所傳乃若江河之無極緒經十二豈徒誦說之云乎奏牘三千其亦滑稽之雄者孰能削去其不合自可講求其未聞考羣玉之所居置千金於其上卜筮全書則校之太史韜鈴衆說則質之步兵惟經傳前後之不同以篆籀古今之相雜至於數家之學共此一札之訛有加討論如再開闢發羣書於劉向所謂多聞訪奇字於揚雄其如已老世有此說古難其人某久矣羈單紉而疵賤非敢友天下之善士不過誦紙上之空言筋力已

哀日月云邁以七制續書為不妄以九贊象易為當然
抗顏何多相與呻吟于裴氏之地過情所得且將俎豆
於賢人之間屬王公論薦之初以鄉曲題評之素自令
汗下况或弓招惟延英廣內髦雋之同游而石室金匱
文獻之具在所幸備數於校讐之末豈容濫吹於筆削
之間若陳子昂之在書林將變更乎徐庾劉知幾之當
史筆第歎息於荀袁即此名家謂之能事豈為文字之
妙選乃反場屋之陳人有是空踈若何報塞茲盖伏遇

某官道惟盡變物皆曲成當長淮倥傯不暇給之時在全蜀綢繆孰敢侮之地惟德盛仁熟泛然而若辭則智名勇功惡乎而可見茲纂四朝之大典盖有千歲之宏模稍增載筆之員即課成書之日謂商周而下雖百世之可知然游夏之徒於一辭而莫措若為誤寵奚取空餐某敢不商畧前聞溫尋故習欲知古人獨到之地其在平生未見之書尚能續舊簡之刊何傷遲暮有可為直筆之助庶答生成

除廣西憲謝梁丞相啟

膠庠貳職莫助於成材嶺海一封更勞於推轂曾是血
氣既衰之日乃為朝廷可用之人有此叨逾逮今震恐
伏念某受材最短見事每遲自塵汚於華途已侵尋於
暮齒儲闡進讀有如綺季之逢時大學備員安得陽城
之遺愛技亦止此人其譏之撫病骨以自憐控危衷而
有請豈為望外乃在遣中顧茲蕭條場屋之餘亦出禮
樂皇華之選此蓋伏遇某官中惟獨立大寶兼容於是

四夷聞其風而以一相處乎內對平津賢良之策乃在
盛年進宣公仁義之談適當暇日遂令叢質亦展微勞
某敢不矜恤鮮民滌除滯訟究北流商鹽之弊塞南州
買馬之萌奏牘三千或有裨於末議行年六十當無負
於新書敬敷惻怛之懷庶答生成之賜

賀龔叅政實之啓

顯奉制函寵陪國論方兩地飛騰之日以十年供奉之
班勢在廟朝喜連海嶠恭惟某官中而不倚大則有容

惟進退若是綽綽然故言行胡不愷愷爾下坡無愧欲
觀南海之樓船次對有加蓋示江西之襟帶亟從釐席
進領容臺未踰旬浹之間已躡事樞之上然居任重責
大之地而有私憂過計之人莫盛此時乃為吾里曾謂
衣冠之可述實掩古今之所聞近若隣牆同焉列戟家
家稷契其是之謂乎區區漢唐固無足道者若山東之
名閥可數即代北之驕氣何如故天下之所以想聞正
人於是乎登用企踵以俟執簡而書吾亦忌此盛名人

將課其後效豈黃霸不及治郡之日而謝安何如高卧之時以故長懷無嫌後賀某竊聞盛事尤激懦衷且合天下國家之謀而為邦人父兄之喜究觀大臣出處之際要當一世利害之衝惟無私則衆所歸苟不伐則事必濟天具有待我不敢知二十四考之中書豈為幸會一百五日之寒食更在燮調

書簡

與葉丞相子昂

麻制一出灑然相賀世之所謂大臣者若未易名狀然約之先秦古書殆不過三數語耳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如有容丞相每用此道略不費排布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以一相處乎內而帖然無他者所恃惟此耳唐以來宰相謂之禮絕百僚無長幼皆拜伏於其前相君平立小垂手而已又送客未嘗輒下階富鄭公在相位雖卑官及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其中休休焉

故見之於外也常若不足以此知吐哺握髮不為過當
事此亦丞相所喜道者聞登庸以來所執也愈下若過
為憂畏者恐或者反以為疑故不待再三而後及此耳
偶覺辭費悚灼之甚

與陳丞相應求

建安報政當不在數月之後鋒車行且至矣寶學慈祥
之目不約同辭如聞比日所見似於撾扑稍留意豈為
治建安輕剝之俗要須如是然此正不足以化強梗萬

一如所聞幸一出舊轍當使去建安之日而強梗者猶有所顧忌耳昨過楓亭見林聘君亦欲要之一出昔之人未嘗以不仕為高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何其廢之聘君處衡茅七十年件件如其意蓋為君君臣臣素定於天下故棲遲之人可以取飽滿如此年事筋力尚無他何為堅卧不起而使明時有遺才之歎郡守向於真州同研席為四十年故人見此盛事如其再升第見委官敦趣亦幡然一來耳富鄭公以天下人

物為意最後於青州得一布衣激歎之甚如未嘗得士者參政搜取遺佚拔其尤者海內以為當然喜可知也濶踈之典驩聲填巷恐亦欲聞之

忽聞師德以痼疾竟不起殊令驚涕人事不可料乃爾耳丞相冤惜痛割有所不堪忍奈何奈何此為佳公子人品甚高生長富貴中而每每欲見古人歸宿之處頃嘗到東閣其所發問皆非舉子習尚曾遣人來借書未嘗及非聖之書簡尺往來意詣而辭不費可見其為吉

人君子渾然美質不待雕琢也丞相樂易每在順境中行不知有此痛切事似聞連月不見客恐亦未應得如此以夫子之盛德一無所可憾伯魚亦先夫子而卒不聞夫子過當興哀也慨予為伯兄長子遠來相依巡歷到南海即得與之相聚十日忽為厲毒所侵不可救異縣悲傷觸事生感師德凶問忽歷耳唯有痛涕未緣到坐隅尚乞豁情散哀稍加食飯此為深禱

與王舍人宣子

某老矣竊一第言之慙人不遠二千里遣書為問交舊
繫念如此甚深感慨不可言某初以覃思可一例得官
嘗走書寄三館故人云五十之年如何更對人稱得門
生何似討取見成勅黃來僻處袖手自稱曰老夫今於
此語可不笑置之然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
應出人前不得甚欲乞一番嶽祠為歲月讀書計因作
書如對面語故偶及之某一生來收拾書卷每自吳中
來必至空囊盡買書今旋覺目力日益短得所寄漢書

善本并其他數種書雖暗中可以摸索忠信之實何可
彌忘也二十年聲名遠出而不改其度此為甚善水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璽書褒異遠近翕然以
見名節之次第也舍人不患無其時而患所以自處以
何者為定策區區所望唯是耳

某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
案頭翻故書以此為實歷日子然實歷殊不易得往往
為俗事所分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繭三

朝五日或不近書卷虧耗自不少每以此自警前時所寄數種書甚善一生停蓄來唯此為最每一開書卷便覺眼明此為一如意事也某亦欲集聚偶然所見處謂之六經章句得十年定坐以畢此心然日過一日擾擾不暫息十年之期無乃太自寬耳

與朱編修元晦

前此數得來書每祝耕老有五夫使人去今來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愧甚去年過黃亭只相隔得三二日所欲

道者亦何數唯耿耿比承除書之下此在公論以為太遲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來別後對此如一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話當不止此耳林用中聞以館舍處之得質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甚善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痰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薛守

某生長於莆今且老矣見向來二三君子皆以為易治數年來事緒繁省當非昔時然風俗如故也史君以家世根株之學遇事無留滯施之褊壤當亦不費爬梳否前番與潘太史君相約以為吾人乃數年相知他時來鄉井偶相值却有去城市七十八里一處所名麥斜可以讀書終歲足跡自不當到州郡亦要先說破恐他時却相訝

與黃少卿仲秉

先儒謂三百篇之詩有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之口
古今人情實不相遠豈有閭巷之人卒然能為是語者
此蓋當世文人述而為詩所述者多出於婦人女子小
夫賤隸一時情狀以當是時有采詩之官可以轉而上
聞爾故諸國有風為采詩者所得若近世有道州民杜
陵叟遠別離長相思貧女詞征婦怨古薄命妾皆欲流
入樂府使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悲愁恨歎之聲或偶然
寓之一聽耳

與查少卿元章

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如太史公所謂也又反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離騷為太苦嘗意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滯纍可以凌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與翟憲

前日以所聞不敢不布之几格辱以雅故無纖毫見疑此一件豈可以世俗論也某小年時聞參政公在會稽

偶有一失不忌他人言之源流深遠乃見之此耶幸甚
幸甚

與范帥至能

某昨遣承局行計程當已過蒼梧忽觀勅目竊審紫微
舍人有節制全蜀之命已專走賀牘此行甚寵料不容
固辭恐前旌已出湘潭遂令去人徑自郴江下長沙領
近誨乃知尚在桂林欣慰之甚某歲中兩至南海覺得
筋力殊不堪若更宿留恐厲毒之氣乘衰憊而來却如

何禁當得反復思之勢當乞祠祿為度嶺計每見舍人處倉猝有甚深定力萬里之行想規畫已就亦須牽船上峽否若有一綫道可去自不必起此想某兩度飄海作怔忡者數年雖證候多端不可曉然緣想在是耳來書苦多病聞之懸切第以國事不應逡巡越城舊隱在江東為第一然天下閑人自應少看了錦官古跡却歸來袖手亦未晚退之一生辛苦故有尋思百計不如閑之語舍人於應酬紛拏中乃如無事書卷且不廢恐石

湖一境不為徒然耳

某自到湘南首尾恰兩年凡再易地今復在收召之數
僥竊誤恩何以論報去年五月末出凌江督捕以暑暍
多生疾三十年来案頭繻坐無一長進從來不知兵今
乃以破賊聞不能無慙色也舍人節制全蜀事權不分
為上之所倚重者如是忠武侯當倥偬之日應接不少
停而天下視之常若廬中堅卧無意於事功者石湖依
然幸不必多念之巫峽一帶煙雲瀕洞當不在人境中

小年時誦楚人之賦每有歲月徜徉之想所以牂柯一念見之夢寐今老且衰此念稍釋反復來教唯耿耿舍人涉太行以北又望交州為接畛今乃卧護已漢而經略中原若不使一旅人太史氏誇張所歷似亦大無謂也

與趙著作子直

詩本義初得之才廿五歲如洗滌腸胃讀之三歲旋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是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

若補亡鄭氏所序此為無用之學若鉉山坐得定當作數段去大家評量看如何古人著書直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豈如此苟作也

歐陽氏詩本義初欲作數段注脚去偶聞旌車入覲便不復作此念此一件唯林下可以過目若公餘尚可耳今賀者填門何暇及此事某頃時作詩注脚乃在上庠與同舍往還今思之三十五年尚未成編亦不知去家十年頓在甚處前時欲追記髣髴第以歐陽不當謂之

本義若論本義何嘗如此費辭說且如關雎云視其居則常有別此一段却是為先儒之說所亂若在本義不應爾又云以其有不妬忌之行而左右樂助其事又云能如此則宜有琴瑟鐘鼓以友樂之此皆支蔓語如引太史公周道缺而關雎作又不然當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者乃是一家之說豈可便以此為定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者非古文如所

謂祖飢惟刑之謚此當有來處非口口傳授之失也則
闕睢自不當據一家為說又如卷耳云因其勤勞而宴
搞之又樛木云不嫉妬則妾無怨曠又兔置以言周南
之君列其武夫以為守禦此皆贅辭斷然非本義如漢
廣汝墳意義全失麟之趾只是周南之人目之所見如
公子者乃人中麒麟故以此引譬此在六詩為比比則
有義興則無義可尋也麟之趾乃以比公子于嗟麟兮
此歎美之辭二章三章只是說麟已說趾又須說一件

乃為角大序所謂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
永歌之所以一篇而三致意焉今乃云以蹄角自衛如
我國君以仁德為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如此說詩謂
之本義可乎孟子謂固哉高叟之為詩如孟子見得本
義甚曉然文中子以為詩者民之情性孟子謂詩亡然
後春秋作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言某
每有胃臆之說文潛多以為然其次則吾兄自從去家
鄉他人之前更不應及此一見棄去勿以視人也

與范國錄元卿

某老去無他念惟讀書緣想過如廿年前時不候杯飯
足不管他兒女之累但見空屋數椽去城稍遠便可讀
書得一日無雜念對書案謂之實歷日子回視五十年
所得實歷為幾許文字如河山無終窮非悠悠者所可
到前時得官本楚詞愛之不去手離騷加盤詰此非他
作所能亂也所謂一篇而三致意便是古詩體一夕讀
周頌不覺天明箋註不曉古人作文字心曲却把作文

字說將去取周頌一二篇除了註脚空江好夕琅琅誦
一遭使靈均聽之安得不解脫也

與樊憲茂實

某比緣聚徒遠出二十里伏蒙頒示御書新刻跪受震
恐仰惟名世鉅公遭逢聖獎而有此昭回之賜且使華
門圭竇者亦得以與沾丐之餘豈為文雅治郡欲令諸
生一變齊魯之習故有是寵分邪未即隨例走黃堂率
爾叙謝不任凌悚

與宗提舉去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謂彼處有黍離離然彼處又有稷
其苗勃然矣如某在斯某在斯某人在斯為甲也某人
在斯為乙也如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所指為兩處若謂
彼黍離離乃彼稷之苗即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說不行
苗之與穗非目中同時所見者不應說彼黍離離乃彼
稷之苗又彼黍離離乃彼稷之穗以此知非一時目中
所見自曉然也十五國風如周南之國召南之國盖自

周召以南之國如江漢汝墳小國何數其風土所有之
詩并見之二南則詩之萌芽楚人為得之又一變而為
離騷耳如氓之一詩蓋出於詩人所傷六禮不明不待
媒妁而自相通有如此已甚者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淇
水也頓丘地名二章乘彼崦嵫以望復闕前章謂淇謂
頓丘皆指所經歷之地即復闕為處所無可疑如升彼
虛矣以望楚矣乘彼崦嵫以望復闕乃叙所以未乘崦
嵫之時不見復闕即戚嗟出涕今乘崦嵫已見復闕矣

乃笑語自若也又叙笑語之意為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第三章謂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詩人叙述無可疑者

與鄭編修漁仲

石室料理稍稍就緒但公道難行日有齟齬三兩年間無遠近笑罵今年來何止笑罵某每度與人不相關自反已久而怨者益衆從此至老死無憾也六兄去吾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學夫子三四十年足跡半天下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於討論之後僅無一人知制作大意其前數年間夾漈有說便心開目明第恨無成書可驗耳比日仲友兄弟相聚亦許就兄處逐項借出某愚且顓年歲間須見次第想兄不於某吝其傳也示喻石鼓刻已釋然前輩所作大率無據某聞遂師喜蓄圖書六兄為此物一行而傳聞者遷就其說吾曹門戶絕無人六兄當為天下倡毋重他人疑心焉二姪謹畏可喜惕前時習懶今亦稍入繩墨然所見俱不

俗要之當有所至某近來選數人逐番講禮書到樂記
中庸却自為開釋此數篇似董仲舒所作與大序繫辭
相為表裡耳古文書亦易得汲冢書只少馮一本倅廳
抄未足併約月末間納去

與丘左司文昭

某違離之久耿耿不去心涉秋多暑不審愒爰長道台
候何似某不謂夾漈六兄僅至此海內所同惜執事綢
繆骨肉之交惟夾漈為當之公侯胷中如空谷何物着

不去然相看到頭白者今為幾人乃朋友一闕失何可
復得之寢門之慟今已數月一歷丘隴哭之如新喪奈
何奈何古者置朋友於大倫五者之間是其情好當如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今人豈復知有此傳聞昨者隨柩
來服以總此唯酌其情之所安者為之末緣一弔令人
不滿心某每讀書見古人中有是事且至涕下固當以
此授之後來者使視公侯無愧色乃可爾宿草未除當
一見若斧者併以觀禮焉言之於邑

與陳循州體仁

說詩兩項善哉善哉此為第一義也六籍闕落惟此為
完書緣三家以已見談詩有牽泥不通處所以去人情
為甚遠某嘗向人說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解鶴
鳴此為無得於詩者才見二詩的然如是則三百篇之
義不費辭說反覆來旨有戚戚然於予心者故因以及
之然吾人如此說詩却恐門外草深三尺也

龜嶼墳亭前時一寓目知兄苦心畢力為此舉未定數

椽之居而新壑乃爾賢者所為衆人固不識深欲書此
事至竟以所取之名未甚穩若名之可言此但數百字
一日即辦耳兄之長才治一郡有餘力不知者以兄為
好生事願兄作郡使有實惠及人若南來者稱道不絕
口即三十年之末交同受此沾丐也最不可飲酒聚食
客如衲僧行却携數卷之書以自隨此為却瘴第一法
也藥方無出此臨發程更須箋註一上乃可耳

與陳侍郎李若

竊聞提宮以一疾遂不起痛甚奈何傳說不真未敢即
遣疏今已數月猶以為不然續得曲折於潮南傳史君
捉筆酸愴不知侍郎何以堪忍痛甚奈何二十年中侍
郎有此賢兄每來書其中多警語必携出同看一過道
由合沙尚幸一再見之凶問歷耳唯有悲切提宮曩昔
本無宦情龍光所及為千載一日此在侍郎差為滿意
事也鵠原已矣傷涕何及某年過五十或可以斗粟平
生寒苦相倚依有如吾伯兄且不得共此斗粟乃知提

宮生前得一命在今日為無可憾者推牛於墓下不如
斗粟可以相及言之涕下辱侍郎他時有見母之寵因
不覺及此以其念吾伯兄知侍郎所以愛兄者何有窮
已也遣疏稍濡滯得不以此為讓幸甚

與鍾離守

伯兄生長閭巷本無可述惟謹身節用以全庶人之孝
其措心不欺出語不雜閭巷遠近稱為長者同此宇宙
五十餘年未嘗有惡聲一到耳以故托友人龔實之畧

書歲月至於言行可以為一家教戒則自書之前時得南海所寄來似於某稍假借又未敢錫出辱誨函稠沓之問惟知竦矚

蒙示下林處士省劄錄白本此為明時甚盛之舉非史君貪賢嗜德即希代之寶何從發露然於今為三聘矣古人賢者未嘗以不仕為高夫子所謂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夫子此語實無滲漏自古隱者知此說為未盡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此道之所

以不明也萍齋於二千石為舊交在某分亦不薄州郡致羔雁敦迫上道某亦欲以一紙趣李拾遺行矣

與泉州李倅

迂仲之弟

承見寄論語一編某三十年来為徒友所困亦稍稍見得古人大體乃知儒釋之分若青天白晝退之於釋氏無所見止是見得名教中要當如此耳論語問答未嘗放開至如子思孟子便說出許多夫子嘗謂吾無隱乎爾此必非同堂合席之語夫子呼曾子而告之以吾道

一以貫之乃知他人未可與聞此耳近時說論語大率會儒釋於一條不知聖人一出語無非日用飲食之事門人弟子得之知所謂有始有卒者在此耳某嘗看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蓋真實見得如此是太虛中有此易簡之理論語問答乃因事逐旋說出若見得太虛中真實有此理即論語乃其注脚耳今人讀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豈不甚曉然不到錯

了本文本意却不知吾道一以貫之何嘗是兩樣說話
若俱從太虛中抽出不應有一段難說一段易曉如子
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發此問要是羣居中
無人問到此夫子所答六字只可作六字看添他一字
腳不得乃知聖人所答如此無滲漏自是大人氣象如
羣兒聽大父王大父說話必不支離及他語也又如願
聞子之志此為卒然之問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此又見得大人無滲漏處某已畧窺高明之學

自是一家然似欲通儒釋為一條某之所見偶不如是
又不敢不以告也

與楊次山

龜山之孫

某授徒三十年不過為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稍
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是一律豈敢
輒出場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龜山所以遺
後來者為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二三年
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八九十歲人

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信伯得之於龜山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交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踊躍道其事又初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此心甚樂之一日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孔子之門恐一日着腳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

物要得入此窠樣中乃為無愧耳惜哉千歲而上有多
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者恨不令聞此語陳寔管寧元
德秀姿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却不聞道此為大
可惜龜山先生有一徒弟在永嘉不知其存否一在三
衢即徐成叟某舊識之前日過三衢已八十餘從前不
應舉不應舉一件自是難學近日龜山遺書又益出吾
子求之有餘師乃至遠遠以書來此數年來朋友凋落
而某為獨存某方深憂聞見所未至則無所參質得

吾友一紙書此心耿耿恨不得一相面以畢此說耳承所問數條豈敢有所愛試道一二吾友幸擇之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尚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得前者為說之義起居語默運轉不停此為時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即為說一以貫之此是夫子說向曾子以曾子窮理至此夫子故以是告之曾子出門人問之是門人未知所謂故曾子告之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云者謂夫子之道

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以貫之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致知格物致知是初學第一件不當求之太深今以日用件件求之求之不已則察乎天地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須見得日用處注腳自可曉所問數條不出此有所未盡更勞嗣音判院文不敢上狀此為龜山先生文靖公之愛子龜山之學海內沾受公之難老後來所願也

與陳伯壽

久欲作伯壽書為不忍發語此心愧負如或墜失先大夫於宇宙中為第一流輩以特立孤處不容於讒甚者之列及公論一開死者不可作言之涕下奈何奈何先大夫嘗語人我與謙之未相面已定交於文墨中悠悠海內知我者少此念一歷心酸痛何已異時伯壽纔數歲不獲以尺紙道悲甚之意嘗欲一出永嘉以斗酒敬酹國子先生之墳經歷家艱埋伏丘壟過十年如轉臂

許老矣無他念不知更可哭之荒榛野草之旁否得書
聞欲遠遠一來甚善不料得尊夫人能為此數月割遣
否惠然肯來當不出仲月及秋而還亦不至多時客食
耳如或牽掣不果來劉司戶復之不一二月到永嘉
便到先大夫墓下以某故於伯壽無隱情此為屋下人
若朝夕從之游頗好耳

與盧仲蒼

陳寺丞館地恐不可就聞破頭便作啓事見之此為大

不着題大凡舉措須當愛重費不得貨自在豈可有此
忙迫氣象邪此五十年布衣受用不可不使仲蒼知之
侍郎周丈不知曾見之否此為海內第一流也令人起
敬每見說歸去即閉門定坐恐時官亦無緣相見得司
業劉丈書聞得早晚來青原見周丈此為壁立者他人
無湊泊處若携書見之便不直一錢劉丈文字只要得
不求者與之求者定不與某於劉丈事契為不薄每諳
其為人恐仲蒼不知此故悉言之仕宦只是靜退不求

知不求知之中又刻意讀書此即未可量一分一寸皆有定分決非人力所可到

與林晉仲

人生一世稍稍如所欲便可做得數件好事不然讀盡天下書亦是生來分得此券不謾過此一生也前不到村後不到店乃是偃然而活者某老矣所志願在讀書不當如此擾擾過却白日偶聞有說海中一山名眉洲隔岸視之約五七里許一水可到此洲乃合兩山蜿蜒

之狀有千家無一人讀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辦可以卜室讀書隔絕人世無賓客書尺之擾島居之樂惟某為知之

與鄭耕老

聞令弟竟止此為之傷涕累日相去小遠未及拊棺一哭之當候湘鄉還時併一往耳此郎根質大好去歲數月留此羣居者未嘗見其解衣情容遣計及門各各傷惜之近時人於父子兄弟之恩或甚薄死者肉未及寒

乃投之烈焰中初不以為意古來極刑不得葬乃如此
習俗移人不自覺知此一件千萬痛思之墓田有近傍
處作一小坎所費甚不多如棺柩易朽亦自見不得只
是聚薪一火時無以為心目耳俗人多以其無後自不
當作墳墓殤子何嘗不以墓祭之蓋古人送終之義甚
不草草也

與林之美

充

金山草堂一件懸心廿年無力及此不謂晚歲見此稱

心事然此意自某發之摩挲好石自不當後從今到白
頭稍稍能拄杖即年歲常輟數月相伴在金山以來寄
為終焉之想以金山為汗漫之遊他日兒童問我者所
謂蒲弄林六翁即我已摩挲之意稍發露兄以為何如
蒲弄之後千端萬的而丘嫂者指此為東蕭扶犁之處
不知公去乃不知吾人欲為扶犁兒何可得也世間惟
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處為建德之國客來燒芋客未去
當烹魚酌酒客未飽又燒芋且不怕他道是過當費了

官物也相聚纔三十左右今五十矣要他富貴是何時
惟一日享得一日快活無事為吾人實歷處此意皎皎
也遣來精甚之米當以給祭者不止於口腹耳穀叔歸
料須一出見之不然當令賢郎一來此豈可放慢至如
許也歲寒相聚湘鄉揭陽已冥漠眼前所有唯此翁耳

與林元美

褒

忽聞朱簡叔僅止是為之痛懷簡叔為人襟抱無塵雜
世間百事過而不留安得如此等人近來甚欲得與之

款曲說話又見其多病空華過眼不可把翫令人痛心
吾弟一生敬慕之何以措情奈之何昔人謂四海之內
皆兄弟不知海內悠悠所謂兄弟者比天倫為最狹或
累數百千年不可求或偶然一二數耳若闕了直是無
尋訪處也某即欲還東井雨中不欲出次日聞莫給事
旦夕過此須少候之人事煙綿無休歇時可是悶人小
子輩欲整葺數椽之屋云是過一春遇水潦即前段屋
子亦自立不住百刻中得過半對書卷有時杯飯且放

過如何得心情及此事東井一出太多時了此一件即
過去學可為道意空山聽雨是人生如意事聽雨須是
空山破寺中可以燒生柴近得一二種好芋城中不是
燒芋處

與東之

司戶兄葬事在甚時欲於墓傍穿一穴此說極當周人
族墳墓只是要人心稍安穩此外不須問也儒者亦須
自見得如此委巷之人不通今古便事事聽人說何嘗

自有見處何處日者不說一邊話何處士大夫不道他曉得風水至竟無一著實處呂伯恭辦喪葬一切如禮經除朝夕奠之外無一事不焚紙錢蓋其自信如此耳平時交遊零落無幾人生不堪把翫言之悽愴賓之無疾而死士大夫冤惜之此兩段葬事若掩土可以及此亦稍稍滿一念第以許多時求去未得纔蹉過此一事寒烟宿草如何過日也

科場又參差此不可曉此一件惟三折肱者得之為甚

審若歸咎平時所習欲改絃易調即去此愈遠矣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也西軒及方正字一生來不知有舉子
調度亦只三十以前隨例取科名此等人物數千百年
偶一出胷中所存豈直為一第輕重耶比已遣人去乞
祠恐必可以出嶺往來山中親舊時相從此等樂事在
人間為第一但有杯飯可以過殘年此外何求也

示成季

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詩踏著實地謝玄暉陶元

亮輩中人名不虛得也怪見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豈
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如韋蘇州劉長
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別有說

艾軒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七

宋 林光朝 撰

祭文

祭葉丞相文

年月日具位林某及同郡二十有二人謹以牢醴致奠
於故相國南陽公之靈嗚呼昨者城頭立馬如簇晝漏
未盡驚歎出屋昨者拜公長亭之上今夕何夕哭面相
鄉一躡里門便為陳迹穿市出巷為之失色從古遺直

雖然一辭唯知有公不知其私以是當路及此去位不待闔棺而後定謚萬斛之舟常若有餘異時房杜無事可書謂此東歸從公綠野所視後塵去如奔馬死生之頃於一轉袂不及他語惟索袍帶集聚殽核桑梓之恭胡不慙遺愁我心胸尚饗

祭宗待制材成文

二年夏四月庚子林某等以清酒殽藪之奠致祭於故待制莆陽開國宗公之靈嗚呼古之人古之人有耻獨

為君子者蓋謂其直己而不直人此豈惟一國之所敬
事也公於是人異世同調公不可見雜然相弔維是故
國傷哉耆舊視公八十如弗克壽公在迫卒未嘗改容
亦不自知如是為恭凡所屬託公則不受無一愧辭出
於公口藍田白壁索之天倪海內所寶我屋東西門無
雜弔我悲填膺何年尊俎有所典型尚饗

祭方岳州端立

三年春正月既望越五日乙丑同郡鄭耕老林某林褒

龔茂良劉夙劉朔以觴酒盤飧敬致祭於故已陵使君
方公三兄之靈嗚呼此邦之老德義所憑胡不少留悲
慨填膺維公嗜古如將弗勝役役求仁發諸友朋有錢
一囊過於珠玉昏暮叩門不復停蓄其視十萬如一梯
粟以我當然未為駭俗故人空屋無雀可羅公每一出
復此經過所遇羸疾以手撫摩惻稚得食於公為多湘
鄉客死要公一哭不見西軒亂我心曲寒食小蜡何為
可續公有長技憂憂如抽其在已陵乃如道州有是壯

思越我數籌垂死一曲聽者回頭如下急坂尚此停輶
尊酒來哭今者何夕一去山陰便為陳迹尚饗

祭曾經畧文

維淳熙三年春二月辛丑奉議郎直寶文閣廣南東路
計度轉運副使林某以清酒牲牢之奠敬致祭於經畧
敷文曾公之靈閩山接畛軒蓋闐闐越臺共事歲月翩
翩公今幾何曾未華顛徹我南海處此東偏帳下飛觴
如卷長川是中燕頤維公則然明日渡頭風絮滿舩公

此一去相見何年能飲此酒有淚如泉嗚呼悲哉尚饗

祭范諫議西叔文

年月日同年進士具位林某等敬致祭於故諫議蜀郡
范公之靈嗚呼客去岷峨欲見何時况復卮酒從此長
辭公下瞿塘萬里孤蓬一涉臺省百步生風公在時輩
子雲相如不得而親焉得而踈道州有道尚或棄去公
當衆流截然砥柱其位愈高其貌愈下曾謂逝者乃如
晝夜題名上層十年猶新一夕視公公為古人惟是餘

韻若撞巨鐘縱有宿草蜀山萬重我輩來哭散筭維物
莫問行舟痛連心骨嗚呼悲哉尚饗

祭劉正字復之文

年月日國子祭酒芮曄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著作
佐郎林某校書郎楊興宗太學博士呂祖謙敬為故參
議正字劉君復之一觴之酌以錢引百紙為壓祭錢寄
衢州官庫又以四十紙變易輕賫遣一力走墓下伯恭
謂可無數語某亦何忍聞此然終不可已凶問初來交

游哭於我即欲遣酌錢者一切謝去伯恭以為復之弟
兄所與友特可一二數此安可不使之與聞之已而三
衢不肯納此說如是逡巡又復累月此說今纔定於乎
千金之璧一或墜地悠悠陌上孰不悲惜況所謂志念
綢繆之人哉往此卮酒涕淚滿衣縱有宿草如何勿哭
尚饗

祭鄭湘鄉叔友文

林某趙伯達方秉白劉朔以四月既浹越三日丙辰哭

湘鄉先生之柩於西郭以杯酒盤飧敬酌之嗚呼海內
豪傑沒滅不返酸痛冤惜其在我輩湘鄉文律如石鼓
泥蟠前者不及識湘鄉道真如嶧山野火後來不及見
湘鄉之名百代凌騰屈原賈誼文非不足而蹈道則未
也客有過長沙者許之乎三先生亦欲相與破夫褊迫
之度而為是衝揚眇冥者乎我其大招江潭之濱一夕
卮酒我思古人尚饗

祭陳西軒元矩文

元年秋八月庚申同郡林某以卮酒盤殮之奠敬致祭
於故長樂大夫西軒子陳子六兄之靈嗚呼訃者一來
涕下滿把欲語平生捉筆不下今夕何夕我輩俱來茹
吹未動空壑生哀同日師友如交一臂所謂橫渠子無
乃是風雅胚渾文字萌芽無際可尋自出一家我酌維
何寒泉秋菊三哭而返莫道胸腹宿草來時雖欲勿哭
如之何其勿哭尚饗

祭林萍齋商卿文

年月日同郡林某以盤飧卮酒敬祭於教授萍齋商卿
九兄之靈嗚呼死而易箒謂得其正吾子之死可以言
命學而干祿一世滔滔子於場屋乃如鴻毛自幼而壯
今又老矣鶴書屢下堅卧不起豪傑惟子異喙同辭若
為夭矯所待何時不聞古者以是為高六合一籠又將
何逃解去褐衣未及三月所謂大倫無或玷缺我居柴
桑子來彭澤子一及門我有重客無妄之災行道悲傷
子於崔琳異時相望開元故事如將目睹或下筆札茲

焉悉數相逢戚嗟無書可傳旦暮之遇是豈徒然生芻
一束其人如玉亦有卮酒云何勿哭尚饗

祭陳撫幹季時文

甲戌之歲六月癸未朔越六日戊子同郡林某謹以盤
殮致祭於友人故撫幹季時五兄之靈嗚呼季時惟我
知君惟君知我十年纖悉異襟同抱我學甚迂敢謂多
聞直哉而諒曾是有君昔我去家手書滿篋我行徂夏
我旋逾月如何良朋雲駛川決慨然弗及當食而噎嗚

呼李時蘭水東西日莫雞豚平生之言吐而復吞人事
終盡短長勿論百年隔濶共此一尊嗚呼李時涉世孤
艱十年一折不肯低頭取笑同列見惡如逃見善如奔
所食者實其葉以繁將以是道貽之後昆故人有子敢
不盡言尚饗

祭陳縣丞毅夫文

三十年春二月庚戌朔越浹日林某以斗酒一食且百
里致之故友人惠安丞君毅夫之靈嗚呼吾毅夫且死

矣傷哉可奈何傷哉可奈何凶問隔夕哭之廬下明日
不脫衰自三十里來郭外呼一二故游聚哭之及見諸
兄諸兄望我即哭嫂氏哭來前阿婦小兒俱哭哭已走
其舍百年父母牽衣大叫且相面哭之不絕聲既而謂
我言曰我兒似欲於若家約婚今其死視此為何語某
哽咽唯命隔日廬篆卜以吾仲氏之女不得卜今以神
蒿一束致之柩下請遺我以繇丘嫂阿叔叩棺拊心謔
呼而卜之繇曰可吾當以稚女而歸之季子夬釋喪之

日取幣五兩更如是四五年且逮筭矣是為高堂末歲
綢繆之念得以過杯茶此吾心也卜之而吉此數語當
令他人見之其不爾當以此辭焚之靈座謹勿以語他
人也夫夫婦婦決非一日偶然者我則不敢知惟鬼神
能知之援筆涕下忍苦道此四十年胸腹之語其以此
終訣乎尚饗

三十年春三月庚辰朔越五日甲申靈車東下越四日
丁亥及垣林充季喬林某趙伯韶伯達劉洵直方秉白

劉夙廬篆哭之於里門徐壽仁齒且長敬酌酒以酹於
柩下嗟哉毅夫宦食下邑年不逮五十此為可恨也已
執戟微官其道故大河汾短齡其名已長吾將何所恨
嗟哉毅夫綺腸繡膺冰膽玉肺且將視黃叔度郭林宗
輩無或慚色其一夕淒涼固應如是也夫人者皆得以
事父母畜妻子毅夫獨不得為夫人之所為者此吾黨
之所以冤惜毅夫所以氣欲盡而目炯炯然也君子凶
災野人相弔行道且爾況乃故游惜惜西川非謂昔者

百年一日如此卮酒尚饗

祭歐陽孺共文

歐陽子孺共以夏四月甲申葬之白石埔柩且及垣林
充林某等攬衣而哭之充以齒先敬酌酒以告之曰嗚
呼孺共胡為乃爾耶哆然孤墳期以日中且勿遽去此
為里門嗚呼前者數年孺共無他念所視索處乃如調
飢耳年過五十而以徒友問學為一日不可闕者六合
之中鮮有是事孺共卒然有不可已之疾同堂而處者

聞之相哭天下百事如水寒火燥名實不可亂今而掩
土又相與墮淚不數他時所謂紛紛送葬車也嗚呼古
之人有以餓死者豈其所欲也哉孺共之嗜學死而後
已且如是尺寸不得騁通塞時也長短命也然在我輩
悲酸嘅嘆盖有所不能自己者耳嗚呼鄉井同處無他
肺腑孺共且死吾何所聞吾過此又不待走墟墓而後
生哀也死生契濶如此卮酒尚饗

祭王郎文

二月既望越浹日庚寅叔具位林某以觴酒敬告汝
秘校王郎孺人五十六姐之靈嗚呼吾在嶺海聞汝夫
婦相將來歸一夕逢迎春風滿屋我涉里門中表畢來
獨汝夫婦叢寄荒村我懷仲氏涕淚如注更須一往撫
汝之孤尊酒告汝悲恨何窮尚饗

代祭張魏公文

一年秋九月既望越六日癸卯具位謹以牢醴之奠敬
致祭於故丞相醴泉觀使魏國公之靈嗚呼當代人

物飈馳弗留此聲歷耳有淚如抽公歸何所爛柯前頭
謂言乞骸將老菟裘豈曰夜壑迄無停舟今者東維一
星上浮亦有巷哭寒風颼颼嗚呼悲夫要知都督江淮
草木雖百其身又焉可贖維公是寶豐年之玉維公是
愛飢歲之粟白溝以南黃河之曲寫公赤心如空中燭
孰不墮淚牛馬之僕嗚呼悲夫古事重名唯傳一節刑
維爾咎教維爾禹赤松焉往是為漢傑古之盛名與公
同轍左袒一呼如彼烈烈捧日而出俄焉朝徹公以是

故而不可湮人今祈公至於大塋推鋒越河無乃斬絕
公每從容謂之若缺嗚呼悲夫安石聲名喧喧百蠻當
其甘寢不動如山幼度來前無畫可彈我非斯人若是
旁觀海州初定晉公乃還瞻彼綠野徜徉其間晉公之
幕有陪者韓曾是屢書矯鳳翔鸞顧我才薄為之汗顏
屹屹裴度堂堂謝安周郎武侯維是班班百年一息乃
如驚湍行道感泣愁傷肺肝哭公百舍秋菊登槃望望
悽斷不遠餘干嗚呼悲夫尚饗

代祭沈提刑文

年月日具位樊光遠謹致祭於提刑某官之靈嗚呼膠庠同日亦惟壯歲粵三十年恍如隔世公為別乘道出嘉禾一去十年歎如頽波正論初聞耆英輩出淪落僅存數焉可悉如公直道莫或蟠屈我亦何能同到宣室有詔御史磨石以書視公渾剛愧我迂愚明目張膽在公有餘公來南邦蓋言將毋錫以延閣繡衣而斧膝也褊小間之齊楚借公為重實獲我處我來三月輶車未

還時有尺書來置我前旬日之外音書未絕誰謂一疾
為此終訣胡不憖遺痛心如結海內所惜況此同列嗚
呼公乎百年心胸層氷積雪蘊抱未究如玉斯缺封人
來告肅遣公車陳觴列俎再拜路隅平生之言有淚盈
裾尚饗

代祭陳毅夫文

月日壻盧篆謹携阿箕以斗酒隻雞之醑致告於故丈
人惠安公墓下嗟嗟我公壯歲一官三十年來如玉在

山河海之潤豈止乎九里之間夫人之履日常滿門而我獨拜公於纍然數尺之墳謂天蓋高有冤莫聞顧我不肖敢言子壻公之許我亦惟先世中更禍創不合如螭公撫鳴劍掛之而誓嗚呼公不負人於死生之際而我豈負公於今日者哉惟是阿篲誰結其禍譬彼異類生而食之人亦有言生而賢明死必英靈以公之生必能禍福於人數語莫吐惟有吞聲尚饗

代祭黃懷安李野文

嗚呼習焉同處惟德其依如君志行古人與歸我輩弄
筆啁哳未安竄易數四譬彼雕鑕嗚呼籍甚時輩欲然
自居云胡一命弔者在廬秋風道隅空庭酒杯晝日三
哭挽之不回嗚呼哀哉

代祭蘇子芻文

嗚呼艾軒道子芻為後來孤出者湘鄉以為然休齋得
子芻文以此語為然子芻有行色出門入門馬足如絆
乃不知此為長年訣去者子芻無一可愧而死期且至

子芻未死數日亦自怵惕以為士之未遇當如處子障
面登車乃可耳抽尋是語酸歎冤惜何復可道也仲父
幼弟逆其柩我輩三十人且擎衣走二十里野哭之平
生尊酒所以為道款曲者如是而已耶

祝文

赴廣西憲告墓文

年月日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祖考
妣墓下某邈離丘壟歟焉五年歲月改換維以悽愴比

自學省蒙恩補外道出江潭去家為遠瞻望西郭精爽
飛馳謹遣承局遠至里門

闕

嫂仲兄敬具酒醪牲醴之

奠尚饗

年月日男具位某昭告於考來寄府君姚太孺人墓下
某昔日負笈乃為祿養得官東下松柏成行雞豚弗逮
銜痛終久比自學省蒙恩補外道出江潭去家為遠涉
彼崇嶺瞻望孤雲瓜代何時方寸斷折尚饗

艾軒集卷七